

香港大离散 香港 台湾 风物 深度

謝至德：香港摄影师在台湾公路上的命运逆转

“我的根在香港没错，但从历史上来看，香港人是‘迁徙命’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根，回归前没有，回归后也没有。”



谢至德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伍淑娴 发自台北 | 2021-10-27

移民潮 在台港人

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！佛偈琅琅上口，说得轻巧，但一念之差，人已坐上了飞机横渡716公里从香

港来了台湾，人生，却还未了。风尘继续仆仆……手边的拍档，由照相机变成方向盘，每天的日程表，由冲锋陷阵变成悠然自得。从前，两部车随时候驾，现在，门前只剩一部自己改装的露营车，也是第二个家，伴随台湾夜空星光之下滚滚尘沙，复过一千零一夜，蓦然体会人生果真如一场游戏……游戏里，智慧俯拾皆是。

谢至德Ducky，在香港传媒眼中，是一名很好很nice的摄影师，也是一名艺术家；在台湾邻里眼中，是一名热爱玩车、改车很好很nice的“大叔”——香港中年男士最忌讳的称呼，谢却爱死别人这样唤他，亲切，友善，地道。他更拿著“大叔”这个身份，游走台湾，以车会友，脸书专页“[滚动人生](#)”便是个人生活缩影，每一个post，每一张照片，少不得还有他的大玩具，Benz 310改装露营车。

子曰：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按天命而为，玩可丧志，也可壮志，全仗你的心态，与修为。

车子行走轮子滚动，取名“滚动”二字，广东话谐音“感动”，“When you leave your comfort zone, your life is begin.”



谢至德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生命中的第二场游戏

“生命好苦。”Ducky最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。

香港土生土长的他，从事新闻摄影师20余年，期间不断记录香港的变迁，有心有力。摄影师和艺术家双重身份，为他于1994年带来香港摄影记者协会颁发的“全年最佳摄影记者”奖项。除了摄影，他还策展，“香港大学医学院、香港戏曲中心和乐施会等等，每个展览都成功……”

听起来，际遇不错吧！“不过就像上天安排一样，当我手上所有计划完成了，没人再找我了，也是我差不多要离开香港的时候了。”这也不是苦啊？！“我苦了很多年！做了五十几年人，经历太多，人固执又不聪明，而且我人生从来没有伯乐，甚么都靠自己，愈渴望成功，愈不成功；现在，我已学会不再执著了。”生活的滋味，如人饮水，如何将最令人难受的滋味化作一股内聚的力量，需要时间的沉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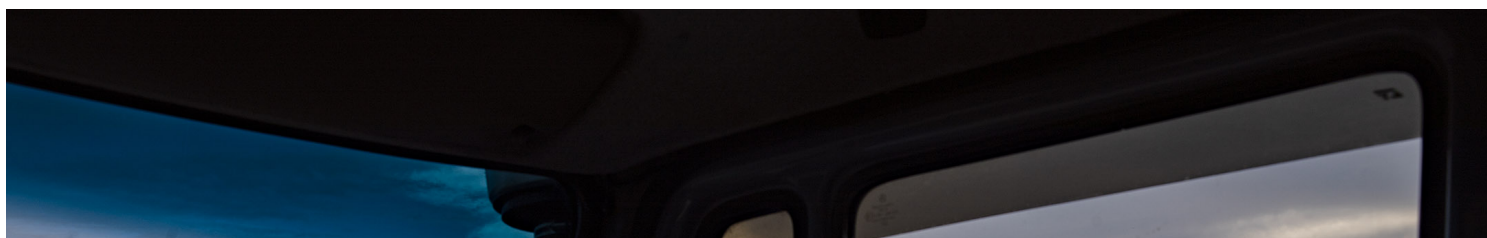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，Ducky正式移居台中，前一年，他还在忖度前路，茫无头绪。“2016年申请移民，我的proposal是想做茶叶贸易生意。”

“我信有神明，每朝8点起床，先打坐一小时，看看神明会丢给我一些甚么想法。有一天，我迷迷糊糊半梦半醒之间，听到有声音对我说‘你喜欢车，不如直接睡在车上不就好了吗？’就是这样，我有了canter van的概念。”

坐言起行，Ducky先在南部买来一截废车车厢，2000多台币，加上运费，4000多就弄到自己的“卧房”，放在租住地方一楼正中央。接著，疯狂上网搜寻一切关于台湾露营车信息，愈找愈找不到，转往外国网站搜寻丰富知识，用了半年，看著youtube不断学习怎样改装一部车。“我利用电脑画图设计，又从香港运来好多工具，其实，很多工具台湾也有很多，只是我不熟，没有朋友，当初走了好多冤枉路。”

苦中作乐，修车改车顿成他的新出路。

“我没后悔，也没纠结，当然舍不得，但也要let go，总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缅怀过去、害怕未来之上，而错过当下吧！”





台湾台中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爱车之人，一说到自己的寻车之旅，兴奋莫名，“本来好想找一部‘得力卡’Delica L300，朋友却说‘你买一部大的，露营住舒服一点嘛！’结果我在别人fb看到这部Benz 310要卖，正牌，有牌照，车身也够高，好有型，我马上决定飞过来台中付钱买下它，当时还没有身份，把车子寄放对方那儿，待我移居过来，期间大家只讲‘信’字。”Ducky坦言，自己对于大型旅行车情有独钟，廿年来拥有过每一部车子，都是高身段，粗线条，“老婆投诉‘每部车都那么高！’她第一眼看到Benz 310，脸都黑了，但我还嫌它矮呢！”

不要以为Benz一定高不可攀，这一部来到Ducky跟前的时候，体无完肤，冷气也没有！也许这正好腾出更多空间，让他尽情发挥。现在，齐备了旋转椅子、床、餐桌、洗手洗碗煮东西的枱面与器具，以及厕所，车身一边还可以往侧拉起成为一个簷蓬，“改装露营车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misison impossible。”露营车讲求各种机关灵活变动，凭著一个/一组按钮，桌子变睡床，柜子变IH炉，还有一些细节，譬如车子尾座会吊挂一个弹力网，平日可收起，拉下来可以防止置放东西飞出来，车子内装的多样性最伤脑筋，“我部车子改装总共花了60万港币，不包人工啊！马桶最贵，美金1500，它具生物分解功能。”车价又多少？“别人问我要不要1000万？当然不用。”

车主心思，才最值钱，“在香港时，最怕露营，揸著那么多东西走得好辛苦，21岁才去过一次而已。来到台湾，一班朋友都想开车去玩去拍照，可是想到每到一个地方要订饭店，不划算又麻烦，一部露营车，开个几年，每星期去玩，开到哪儿玩到哪儿住到哪儿，回本了吧！”随之开始“滚动人生”fb专页，把自己来台湾从第一日改装车子的过程开始纪录，拍照拍片，有了实际计划，人开始动，天塌下来也不怕，“有人问我，来台湾怕不怕打仗？我完全不怕。我有露营车，可以到处走、到处住，哈哈！车子有厕所，有太阳能板，这也算是危机意识吧！哈哈！”

Ducky觉得，车子行走轮子滚动，取名“滚动”二字，广东话谐音“感动”，“When you leave your comfort zone, your life is begin.”在香港，他心爱的两部车子，Benz G Wagon和三菱柴油Pajero也卖了，“我没后悔，也没纠结，当然舍不得，但也要let go，总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缅怀过去、害怕未来之上，而错过当下吧！”

“我想说，这是你们台湾人不要的，我买回来，台湾只此一部，当初放著一整年都没人要……做人不要太天真！当你真有这么一部车，也会好好照顾它吗？”



谢至德到台湾艺术家工作室交流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玩 也是一种哲学

真正的艺术家，要有很强的行动力。对于Ducky来说，车子不止是代步工具，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象征，让人无法漠视。“我常常鼓励初来台湾的香港人，一定要学机车，不学机车也要学开车，不开车也要骑脚踏

车。自己用车，比坐公车能省下三倍时间。很多香港朋友甚么都不学，那么，生活重心只能停留在两公里范围之内！甚么都怕，能怕那么多吗？活来干吗？去死好了！老婆不准老公开车，觉得危险，神经病！好可怜！”

来台两年多，Ducky开著他的露营车到处去，沿途认识新朋友，领会台湾不同面貌，“台湾最正是大自然，开车去海边停下来，喝杯酒，休息多久也没问题，大家开心玩就可以做朋友；”

“我看过有人开著出租车去露营，好cool！也有人开著三、四十年的旧车，好残旧，油漆掉光了，一样玩得开心。”以车会友，渐渐发觉自己改装的露营车，也是一个结交朋友的媒介，“有人羡慕，很多人来问我，怎样得来这么一部车？我想说，这是你们台湾人不要的，我买回来，台湾只此一部，当初放著一整年都没人要……做人不要太天真！当你真有这么一部车，也会好好照顾它吗？当你发现原来要付出那么多时间金钱心思去照顾它，又不想要了。”

“人生似梦，好无聊，怎样都苦！没钱买车苦！有钱买车也苦！”

“人生绝对是一条方程式，我的方程式，就是藉著成就别人的梦想，来达成我自己的梦想。”





谢至德车露营车内的字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一手一脚打造出来的dream car，不能割爱，帮人把车子改装，助人达成梦想，这倒是可行，也行得通。“人生绝对是一条方程式，我的方程式，就是藉著成就别人的梦想，来达成我自己的梦想。”邻居Jason找他改车，“小蓝”应运而生。Ducky说：“它本只是一部普通的蓝色的厢型车，大家都看不起它，我用了两个月改装，现在，每个人都投注目礼，每个人都想上车参观。”改车期间，少不免需要不断跟车主交流想法，也要特别留意对方的生活习惯，尽量把最方便最个人化的设计放进车厢。

成品落地，Jason超开心，“大叔是一位超级热心的人，他帮我改我的T4，整个过程约3-4个月吧！有时候，改到晚上12点多也还在改，有些地方他不满意，会回来修正，十几次啊！”这是他专有的坚持，我能认识这位好朋友很开心。”为了庆祝“小蓝”诞生，Jason与Ducky更一起开著露营车走了一趟日月潭：“我们两个最喜欢工作完之后，在他的工作室边喝酒边唱歌，把一天的疲惫舒舒压。我们接下来还会开著露营车到处去看台湾的美景。”

“大哥用露营车帮我造梦。”去了桃园公干的Jason也不忘留言力撑这位新朋友。

作为改车设计师，真的马虎不得，“的确有时候，我买了一些部件，虽然对方满意，可我总觉得设计不够好或是颜色不配，我会再买，不另收费，成本也归我。”这部车子，改装费用40万台币，换来的满足感，不是金钱所能给予的，“从第一天我接受这案子，不是说人家要求我帮忙改装，反过来，是上天安排，给我一个考验，我更是感恩。”

我问Ducky，自己改车，帮别人改车，哪一个比较辛苦？他说，表面风光，背后辛酸也不想多说，他的理由很有理由，“Fb已经够多人在宣扬自己有多辛苦，随便发布一张/一句自己生病的信息，多少人给like，这实在是毒药。你不断追求别人安慰，方法就是不断让自己受苦啊！如此下去，生命只会愈来愈不堪，愈来愈苦，我不做这些。”艺术家脾气骨气并存！如果你以为Ducky从此成为改车达人，并以此为生计，这便轻视了他。他说，随便不要找他改车，烦不过来，“除非让我100%自主，否则，不要找我。”

一部车子，从无到有，藉著设计构思，还能延伸研发更多汽车配件，好玩多了。最近，Ducky跟朋友合伙推出自家汽车配件品牌Mr.T，专为福斯T4而设，当中一张旋转座椅叫人惊叹。从潇洒走一回的露营车主，蜕变成为独门独户的生意人，又是另一场生命体悟。“这系列是从做‘小蓝’露营车开始的。台湾工业好棒，只是对于设计和生活美感讲求整体配合的概念比较薄弱，我的产品不止好用、坚实，更要好看，我是艺术家嘛！一定要型（有型）！整体感觉能够配合个人生活态度，当然，价钱也要大众化。”

“台湾人其中一个弱点，是不够international，看看他们的电视节目类型就能知道，很单一，以致他们看

待事情，看得不够全面和透彻，思维和设计，还是停留在90年代的阶段。”刚开始，他研发一部美观的汽车冷气系统，露营车大多利用电磁推动冷气系统，坊间很多配件，但都没美学，除此之外，呼吸管也遇到类似状况，Ducky不满意，自己来自己试，便有了Mr. T，“我申请注册logo license，冷气也是专利，但还会被人抄袭，一个台湾朋友来买一张旋转椅回家偷偷copy，再铺网络招揽，当然没生意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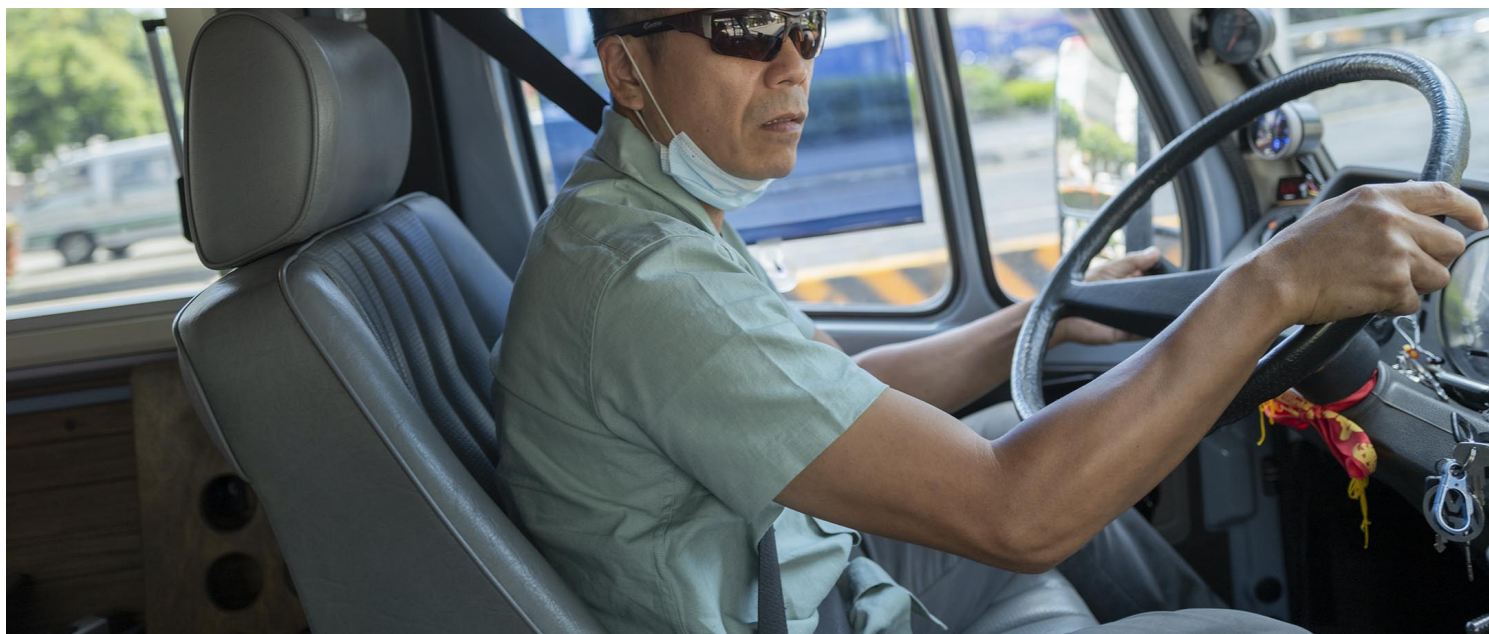
“人性就是丑陋。”阿Q精神，这也不失为一种证明，证明自己的本事比人好；心态才是人生致胜关键。“兴趣出发，当然想赚钱，但没特别希望，通常我愈希望，99%不会实现，一定。只要不赔钱，实践一下自己的理念。”

“这边人的做事效率跟香港是两码子事情。工作中的我像打仗，定下目标，就去战斗。”



谢至德驾驶他的露营车，停泊在台北的街道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不可否认，做事若从理念出发，万一遇上挫折，特别痛心，理想被践踏，哪管旁人没有恶意，情绪照样发。Ducky抱持香港人做事急躁的特色，遇到让他一触即发的事情了。“这边人的做事效率跟香港是两码子



谢至德驾驶他的露营车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香港，只剩下一条根

过去两三年，不止Ducky的生活模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回头看看自己的家——香港，也变天了，作为“旧香港人”，惊心动魄已不足以形容心情，奈何隔岸就是隔岸，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能做了。“中国可能很想走向共产这个乌托邦，小时候，我也觉得共产这概念很正，可是，这真的只是一个乌托邦。”

“人口那么多，价值观那么扭曲，真能做到吗？如果为了追求这个乌托邦，而去杀人，这跟纳粹是没分别的。”

甚么是爱国？对于香港人来说，概念很模糊，感觉很遥远，态度比叫口号更虚伪，然而，现在尽管再模糊再遥远再虚伪，也得藏好情绪，否则，刀子就会架在脖子上。“看到香港现况当然不舒服，也相信没人会觉得合理，叫他们随便找一个人来问，万一犯事，到底想被送回大陆受审？还是去西方国家受审？毫无疑问，一定选西方！那么，他们还说甚么爱国！很假！事实上，这些人比不爱国的人更不爱国。”

香港曾是家，也曾为此付出很多，爱，却没有想像中沉重。Ducky说得坦白，不想念香港，他的“香港情怀”满离身的，“我的根在香港没错，但从历史上来看，香港人是‘迁徙命’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根，回归前没有，回归后也没有，我们香港人全都是杂种！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香港，那里没空间，很挤，很压迫；台湾比较适合我。”

应该说，全球最不适合他的，偏偏正是香港的生活模式。“很多人移民过来，眼看很多不满就开始骂，但请你想一想，人家在台湾这地方已经生活了一个多世纪，很多都是他们的习惯，乱开车也是习惯，你不能以‘香港人’的身份去看待/批评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模式……当然，如果我能够改变台湾人一个坏习惯，我也

想改变他们的开车文化，要有礼貌，要礼让，这里的人本来好好的，一旦开车，瞬间变了另一个人似的，踩尽油门、逼迫你追赶你、钻来钻去乱来……这得要他们自己去反思。”

不平则鸣，游走港台之间，Ducky的亲身体验很值得参考，现在，他直看自己是一个从香港来的亲善大使。“开露营车简直是开心到爆裂，停著，看著海，喝著酒，一整天甚么都不做。人生是否定要像香港人一般，工作到死？没法呼吸，只靠不断消费购物来满足自己，到死？！好苦啊！”

“人家在台湾这地方已经生活了一个多世纪，很多都是他们的习惯，乱开车也是习惯，你不能用‘香港人’的身份去看待/批评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模式……”



谢至德与他的房子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“台湾人不会追求太多物质生活，没香港的价值观。试想想，生活为甚么非要拼死不可？拼到没命享！露营都没去过！”生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现在开车到处趴趴走，Ducky偏爱选择人稀少地方黑黑的地方，随意泡一个晚上，享受寂静，“最难忘去太鲁阁国家公园，四周全黑，好好玩，又去过鹿港海边，好漂

亮，也是全黑，没人，只我一个，好过瘾。”

从香港到台湾，从摄影师到改车大叔再到生意人，Ducky尝透人情冷暖，也看淡成败，只求今朝尽兴，但对于台湾和台湾人，他还是有他的想法和建议的，“工作时，常听到别人说，‘我照顾小朋友没时间做事’、‘没时间回你信息’，怎么可能？！你每天还不是一边照顾小朋友一边在玩手机，无时无刻都手机在手，怎么可能没法回我短讯，这都是excuse，对于我来说，工作就不能接受这种借口。

“香港人的工作效率和魄力，的确能够走得比较远。”

Ducky说，自己年过半百，才有机会远走，以前像小鸟被困，很可怜，只因自己太懒散，留恋comfort zone，这是自己的选择，怪不得人。“健康的人生，是你不要想过去，也不要想未来，当下做好自己。”

“很多旧朋友问，为甚么再看不到我的新作品？我觉得，重复做回以前的东西，是没意思的，现在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人生，在这最后阶段，怎样展现我的生命，就是我最后一件艺术作品。”



谢至德的露营车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